虞杜 乾

杜律虞註序

律詩非古也而盛於後世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漢魏及郭景純陶淵明尚有古詩人之意顏謝以後稍尚新奇古意雖衰而詩未變也至沈宋而律詩出號近體於是詩法變矣律詩始盛於開元天寶之際當時如王孟岑常諸作者猶皆從容蕭散有餘味可諷詠也若雄深渾厚有行雲流水之勢冠冕佩玉之風流出胷次從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局於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為詩之聖者其杜少陵乎厥後作者代出

雕鈠鍛鍊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篤而氣愈弱蓋局於法律之累也不然則叫呼叱咤以為豪皆無復性情之正矣夫觀水者必于海登高者必于嶽少陵其詩家之海嶽歟百年之前趙子昂虞伯生范德機諸公皆擅近體亦皆宗於杜伯生嘗自比漢庭老吏謂深於法律也又嘗取杜之七言律為之註釋伯生學廣而才高味杜之言究杜之心蓋得之深矣觀其題桃對一篇自前輩已謂不可解而伯生發明其音賸然仁民愛物以及夫感歎之意非深得於杜乎或疑此編非出於虞蓋謂歐陽原功所撰墓碑不見錄也伯生以道學文章重當世碑之所錄取其大而略其

小故錄此末是以見伯生然必伯生能為此也此編
舊未有刻本江陰朱善慶嘗刻單陽元讀拙愚得其
子熊得此編又請於父而刻之吾聞熊有孝行固其
克承父志歟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
士奇序

詩莫盛於唐而聲律之變亦始於唐盖近體[illegible]自徐陵
庾信稍變然至於審言輩而律體遂盛成唐甞作者日
盛惟審言孫子美詩得其家法氣象渾涵辭語正大出
於豪縱入於謹嚴一皆聲協于律而意獨超諸作盖集
衆家之長而成一家之盛論者細明其有風雅之遺音信
非虛語世之學杜者多爲之註率求於文字語句之間
往往穿鑿附會而子美之本意則失之盖子美之詩長
於才富於學情之所到神生境具初無意於文惟其無
意而意已至宜非後學所能窺其涯涘矣有元虞文靖
公集嘗取杜近體百餘篇按詩傳註楚辭例解之者究
精當訓釋詳明於其妙處多求於用事造語之外得於

虛心諷詠之餘較之諸家註大相遠矣曁陽朱熊志學好文得此編即謄寫入梓既成來求予序予惟子美聖於詩者也其立意立言足為後世法然而流落於人間者亦泰山一毫芒耳學者已不得見其所作之全而虞公之註僅止於斯其於長篇大章又皆未之及是何註杜之難也昔宋黄太史魯直雅喜盡子杜嘗欲因其欣然會意處幾以數語竟之不果夫以魯直之才而慎於為註也如此而虞公獨能為之則公之用心亦勤矣是編之出學者即而誦之不煩思索而得古人之意於數百載之下雖為註之不多而所以資益於後學者不既多乎

榮祿大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榮書

書杜律虞註序後

余嘗觀杜工部全集詩長篇短什事紀世故情奮心德先正目爲杜叟盖其學力之至故隨感而見是以動則風雨生於筆札雲霞出於簡牘觸興引抱自然流注盖不云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杜子之心聲亦有不得不已而形於唫咏之間者皆誠意之所發也向蒙郡守鄭侯錫虞太叟註杜律一帙戒曰仕而優則學昔有讀其詩而愈瘧者玩此亦是以起忠孝之德矣余乃閱其所註字板間失訛謄魚魯豕亥豈無可疑僭不自揣捎俸重刋斯乃公太史公之心以廣鄭侯之所傳也雖然

杜律不下數百篇天文地理皆序禽蟲舟梁臺榭草木之類靡所不該然虞太叟獨註恨別一首為始者何哉且是詩五十六字含蓄萬意表其忠君愛親之情溢於意外若其述思懷相觀物遇象或愁悶或訪眺句顯眞實字綴典趣至編末註示獠奴阿段取水之事又見其己之忠孝化逮賤僕亦其衷意之相為孚違也今味太叟虞公之所註復能發先正之所未發俾杜公子美之心得以明諸日月悠久於宇宙矣苟能識律明註鉅報可通於全集也耶故為之書皆正統八年歲在癸亥八月日

文林郎衡陽縣知縣鐔江林靖書

予江陰朱善慶氏樂雅淡讀書好詩於前人著述有可傳者必汲汲焉鋟諸梓以布于世既刻單陽元讀杜愚得矣其子維吉克承家訓復得杜律虞註一編刻之間以示予觀之盡帙未嘗不歎夫作詩者之難而註釋者之不易也蓋詩以道情性皆發乎自然然其變不一苟註釋者非學問該博識見絕人而胸次悠然者鮮不失其旨也是以三百篇之詩必待晦菴朱子傳註然後無遺憾焉詩亡而楚之騷作非朱子集註則屈宋之心亦不得白于千載之下漢之五言訖于魏晉極于陳隋作者非一家註者非一手不會詩之全而欲該夫詩之變

亦已難矣至唐而沈宋之體別出研揣聲音巧属
對偶謂之律詩當時作者不啻十數百家各名所
長而古意已亡惟杜少陵博極羣書馳騁古今當
天寶搶攘之際凡跋履山川與忠君愛国之心皆
見於詩從容於法度之中稱雄于百世之下邈乎
不可及已後來註者往往泥於諸史之說必欲牵
合傅會皆事率謬戾莫能明其心至伯生虞公以
碩學宏才詩名聞天下其近體深得杜之詩法可
謂造其堂而入其室也於是取杜之七言律詩考
其歲月本其事跡做朱子之傳註以註釋之使杜
之心粲然明著與三百篇相望光焰萬丈愈久愈

盛其有功於杜不少矣今去虞公百有餘年而未有能廣其傳者以善慶之為父維吉之為子乃能惓惓有公天下之心豈不可謂賢哉是編之行使凡天下知詩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恍如挹少陵之高標而親聆其音節始信唐詩人以來未有如少陵者於以見虞公之功有益於來世將朱氏父子之名同傳不朽矣

宣德九年冬十月既望資善大夫禮部尚書郡人

胡濙序

虞註杜律目錄

卷之一

隱逸
紀行　釋老
述懷　寺觀
懷古　四時
將相
宮殿
省宇
居室
題人屋壁
宗族

卷之二

節序　燕飲
晝夜　音樂
天文　禽鳥
地理　蟲類
樓閣　簡寄
眺望　尋訪
亭榭　酬寄
果實　送別
舟楫　雜賦
橋梁

先

虞註杜律卷之一

紀行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絶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

洛城洛陽即河南府胡騎指祿山之亂劍外蜀劍閣之外河陽河南洛陽也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公棄官入蜀未得所依故以別爲恨也言在蜀去洛如此之遠胡人亂華又如此之久當草木搖落之時行於劍閣之外遂

支

爲兵戈阻隔而老於錦江之上也思家之際見月則不寐而立憶弟之際見雲則不坐而眠其立其卧反晝夜之常所以見其恨别之深也末曰聞李光弼之勝而望其奮銳摧鋒掃穴犁庭則幽燕平而洛城可歸矣

曉發公安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鷄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跡藥餌扶吾隨所之

柝警夜之木今之梆子也○此詩起聯對偶而次聯不對者唐人謂之偷春體然次聯以野哭對鄰雞生

陽

意對物色又爲虛句對格言其曉發之時城上譙夜之兵擊柝又將罷矣東方啓明之星忽然在天亦不遲矣雞鳴人哭皆在將曉之際已如昨日之曉矣日復一日光景迅速宜乎物色生態倏然而變也今我乘舟渺然一身從此而去江湖之遠亦無定期然此中四句以爲舊游之地不必戀矣但資藥力身健則隨所向而止焉

述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首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劒外劒閣之外公時避亂在蜀田園在東京薊北指河南河北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其時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此詩言久客劒南忽有人傳官軍收復之事一聞之初悲喜交集故感其亂離而先之以泣也既悲即喜故隨省妻子已無前日之愁且有可歸之計所以謾侖捲束詩書不勝其喜而欲狂也無愁有喜故雖白首不覺放歌又宜縱飲且乘此春光可以相伴而還鄉也結句遂言還鄉道路所經而襄陽洛陽皆其故鄉也即從便下四字見其歸速之意

江上值水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謾興
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
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陶謝謂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輩也公所居草堂
有水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公集有水檻詩○
此因觀水勢如海未暇長吟聊且短述故追感平生
而自謂性僻喜工詩句每造語必欲驚人不然雖死
不止也然此壯年之事今則老矣所作詩篇皆漫興
成之春來花鳥不用深愁我之詠汝也第三聯始言
江上之事謂我初作水亭以為垂釣之地不用渡江

入卜

真

掁音列絵也折也

特以槎木浮渡以代舡亦好奇之意爾今此水勢如
海可憑檻長唫而我又老不能若思安得有人宜思
入微善為佳句如陶謝二子之妙手者使之述我意
而作詩與之同遊於此檻必不但如此之短述而已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
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捩柁開頭捷有神
已辨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雲安縣屬夔州麴米春東坡云退之詩曰百年未滿
不得死且可勤買抛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
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

南之燒春杜子美麴米春裒釧之傳奇記亦有酒名
松醪春迺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爲酒
名也長年三老川中呼舟師之名峽中以篙師爲長
年柁工爲三老捩柁凡欲開舡則捩轉柁尾則舡頭
便開故曰捩柁開頭川人不以準折一色見錢爲青
錢○此題爲撥悶而終始云雲安之酒蓋必在忠渝
將往雲安故言聞其美酒一酌便醉思往飲之以撥
悶懷也因言乘舟而往以取一醉亦易事耳若果下
峽而往豈特一酌而已定有幾巡之醉也遂呼舟師
之名言我寶愛汝等捩轉柟柁以開舡頭其捷疾如
有神助下峽有何難哉然我非謾言已辦青錢準備

庚

雇舡之直當使麴米春之味入吾脣口也乘舟已下六句皆為假說之辭而其情亦切矣以此撥悶殆亦談河止渴之類乎取醉銷愁四字承接起聯下峽至防雇直皆乘舟非難之事末句開上起聯而終一篇也三老對長年開頭對撥柁此就本句對格也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巫峽在夔州有三峽西陵峽歸鄉峽巫峽見後古跡詩渭水秦山在關中乃甫所居○楚辭云芳草生兮

萋萋王孫遊兮不歸今江上之草日長而公未可歸故云喚愁生巫峽之水泠泠然本非有情之物不能為我思歸而少止其流故云非世情戴叔倫詩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亦此意也底心性問鷺之浴有何心性而自得知此自分明言花之開不干人事無賞心也草喚愁生水無世情鷺浴花開自適其意此四者皆所以感觸公之愁思而其愁之所在則爲兵戈十年不解身老他鄉而未還故鄉之山水焉知此生得見與否況今民已病而斂不休此亂之所以不息而歸期之所以未卜安得不重其愁哉

前四句愁之端興也後四句愁之實賦也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
三寸黃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
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

馬卿司馬長卿相如也蜀人多病消渴疾阮籍晉人字嗣宗率意獨駕行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細柳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周亞夫為將軍駐細柳營在長安昆明池南散金甲言京師未得罷兵戈也方輿云秦川大抵陝西諸州水多以川名秦川天水郡有秦川亭在清水縣乃秦仲所封地秦之為號自此始濁涇涇水地志出蜀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

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鳳翔縣陽陵縣入渭○言衆山際天而一草亭在其間江中風雨晦冥之時公自登焉魚不可得柑未可食其蕭瑟可知矣況公之多病如相如窮途如嗣宗即事傷情尤可知也抑又有大者焉京師戒嚴人情洶洶若濁涇之流未有清時此其可為斷腸為何如哉又按涇水之流不經於秦川而上句方言京師戒嚴不應復說秦川不相接續疑州字乃川字之誤秦中川水之大莫如涇渭今獨言濁涇而不言清渭以喻前時之亂蓋可見矣前四句即物之事第三聯即身之末聯即時之事

峽中覽物

歌

曾為掾吏趍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三輔者京北扶風馮翊也公曾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州為扶風潼關在華州華陰縣○公在夔州見巫山之高峽江之大因憶往年為華州功曹時以公事趍三輔而在潼關之內詩興之多者常瞻華岳之高見黃河之大以壯其思致也今乃覩巫峽造天有類華岳故曰如瞻蜀江壯悍有類黃河故曰似見然在潼關而觀河華則為掾吏時也今則自舟中得病而還居洞口已過一春薜蘿日長而衾枕未離豈復

齊

有昔時之詩興哉故謂此江山之形勝雖不減於河華而風土則惡非可久居不知何時去此却回首而望之以發長謌也忽如猶似四字照應曾爲憶在四字今日則憶在潼關之時他日則回首峽中之地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擣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寰宇記桂州臨桂縣漢水一名桂水秦川鼓鞞言京師尚屯兵防吐蕃也○此盖公有所適事不諧而暮歸故即歸途之景以及到家之景而起興乃自歎其

寒

欲行則無舟楫可濟欲廻歸則故鄉未寧所謂進退維谷者也未言五十餘歲而未得稱意無可往者明旦還策杖藜以出看雲而已闕舟楫非實缺也無雇直之錢故不得舟也鶴栖歸遠所見也烏啼歸遠所聞也月色入門所見也擣練入門所聞也以耳目之所接如此而有不稱意之懷宜乎深歎進退之窮也然明日又復看雲可謂付之無可奈何而安之吾命者矣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曹長亦爲補遺同在兩省故稱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竝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太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

惟君最愛清狂客一百遍相過意未闌

夜經雷雨旦日微寒而鸎栖枝故愁宿雨之濕羣鷺高飛故喜毛翮之乾此四句言阻雨之時景所以悶坐而不知所出也曰自歎其老來詩法愈工而忘形之交則甚少唯路十九愛人酒後清狂之態雖數數訪之飲我以酒而無厭倦之意也兩鸎立於樹枝堅凝不動若並坐然皆不鳴不飛故云交愁濕群鷺回翔振迅於其中若戲劇然故云太劇乾言其甚喜也

懷古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

刪

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頼詞客哀時且未還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三峽謂西陵峽歸鄉峽巫峽盛弘之荊州記三峽七
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斷處重岩疊嶂隱天蔽日非
亭午夜不見日月夏水襄陵則朝發白帝暮宿江陵
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馬馳風不為疾也五溪漢書
武陵五溪蠻夷謂雄溪樠溪酉溪沅溪辰溪也在今
湖廣辰州界衣服言其異制也羯胡謂祿山詞客公
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
思乃作哀江南之賦以致其意中有云壯士不還寒
風蕭瑟此篇公先咏己所至之地末及庾信乃咏古

跡也支離字不必引莊子支離疏之註公之意蓋言山東河北兵戈初起之際我嘗陷於賊中犇走流離以自免矣復漂泊於西蜀巴南天地之間但見巫峽之高峻是以遮蔽日月而五溪蠻夷之俗近接於雲山也地險俗惡如此我乃漂泊其間曰追究東北之亂始於祿山言此羯胡事君之節終不可仗而負明皇之恩至此使我哀時至于今日猶且未得還鄉也末以庾信自比謂其哀江南之賦名重于時今公亦以詩賦得名而蕭瑟遲暮之懷亦可慨矣次聯接第二句三聯應第一句結引事自此以終支離漂泊之義庾信字亦與詞客字相粘

支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洒淚
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宋玉九辨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
變衰宋玉宅在荆州庾信曰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
江陵居宋玉宅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是
也歸州亦有宋玉宅雲雨荒臺宋玉為楚王賦陽臺
托興以言也今夔州巫峽十二峯下有神女廟按宋
玉高唐神女賦序楚襄王與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
之觀王曰昔先王甞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
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

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阻旦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〻暮〻陽臺之下襄王使宋玉賦之其夜王夢與神女遇宋玉屈原弟子也○此詩曰有宋玉之宅而專咏宋玉故始終用其本事九辯悲秋玉蓋爲傷屈原而作故公言深知其揺落之悲也風流以其標格言儒雅以其文學言吾師者言其風流儒雅亦可以效慕而已非道德之師也惟深知其悲故千年之後尚爲歎且泣惟其亦吾之師故悵其蕭條而惜其生不同時也故宅荒臺又指蕭條實跡言江山之間雖存故宅然空有文章可見而其人遠矣陽臺之雲雨豈復有賦其夢思者乎又曰雲雨

元

之句遂以其事結之謂楚王行宮今已影滅跡絕而舟人過巫山之下至今指點其事而雲雨疑其果為神女之所爲也唐人詩云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意亦近之也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歸州有昭君村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待詔掖庭漢元帝後宮頗多不得常幸乃使圖畫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五六萬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反惡其形及單于來朝選

宮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帝欲留而名字已去臣下曰恐失信外國恨之不及復留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帝乃按窮其事畫工毛延壽等棄市後昭君死葬胡中地多白草惟昭君塚獨青故曰青塚晉石崇字季倫作明妃詞本昭君避文帝諱遂改令曰明妃從此江淹恨賦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云云呂延濟曰紫臺宮名琵琶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本胡中馬上所鼓之樂蔡琰十八拍云琵琶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

○此詩亦曰有昭君村而專咏昭君也言群山萬壑

東

之間尚有明妃生長之村其人則去漢適胡遠别紫宮居朔漠又已死矣獨留青塚於胡地也向黃昏猶云夜泉冥漠之鄉也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記而識之者畫圖之容耳惟其獨留青塚故環佩之歸空有月下之英靈耳畫圖不必是毛延壽所畫蓋言後世畫工之所傳也春風面恰容之謂送聯以其本事結之亦見其恨之無窮也琵琶釋名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因為名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

蜀主窺吳葬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

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蜀先主劉備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爲吳將
陸遜所破於秭歸棄舡步道歸魚腹改縣爲永安後
遂卒於永安宮在奉節縣諸葛亮受遺詔處縣有先
主廟武侯祠後封爲威烈武靈仁濟王水經云永安
宮在魚腹縣東之南鄉峽其間平地可二十餘里江
山迥闊入峽所無魚腹縣即奉節縣在夔州成都亦
有先主庙武侯祠崇慶州亦有先主庙在晉原縣西
二里公自註山有臥龍寺先生祠在焉又曰殿今毀
爲寺庙在宮東○此詩最見杜公尊昭烈之義天子
所寓曰幸天子之殂曰崩乘輿之蓋曰翠華其尊昭

烈為正統若春秋之筆焉首稱蜀主因舊號耳後篇
又言漢祚其帝蜀亦可見矣詩言蜀主伐吳而至於
三峽又崩於永安所以此地有廟祀也然永安既為
寺而當時之翠華不可見惟於空山想像而已當時
所御之玉殿亦虛無濈漠於野寺之中矣廟在寺傍
帶三聯遂言廟祀之事杉松而巢水鶴廟之古也伏
臘而走村翁祭之勤也結以武侯之祠祭祀又以見
其君臣際會之盛至今人思慕之有不忘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豪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聘之命為左相呂望姓姜字子牙釣于磻溪之慈泉釣得玉璜其刻文曰周受命呂佐周文王出獵遇于渭水之陽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歸立為師封於呂故曰呂尚又曰尚父漢蕭何與曹參同佐高祖定元功後相繼為相○此詩極贊諸葛公言其大名充乎上天下地之宇貫乎往古來今之宙乃漢昭烈開國之宗臣其遺貌堂堂使人仰其清高而生肅敬之心也曰言何以如此蓋其籌策當時之天下曹操既不可與爭孫權又不可與圖惟可跨荊益保岩阻以待其變則三分鼎立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

復加獨見之超若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不特此耳向使武侯居可為之時其王佐之才直可與伊尹呂望為兄弟行輩豈特如陳壽所謂管蕭之亞哉但是三分之籌策盡如當時所謂荊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川遂定天下恢復漢業則蕭曹之功必為所掩而人不論矣末乃言惜乎天運已移漢祚難復故後出師表亦決志於死而後已竟以食少事煩之勞死於渭濱可勝歎哉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侵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諸葛亮廟在成都城西南方輿勝覽云在府西北二里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中本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劉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以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後先主於永安宮疾篤召亮囑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封亮為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十二年春亮

率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粮據武功五丈原與魏司馬懿對壘於渭南相持百餘日是年亮疾篤卒于軍栢武侯手所植錦官城成都府城名又錦官錦工織錦濯於江中錦乃鮮明故號錦江○此公初至成都訪諸葛庙而賦之也起句問祠堂之在處可尋接句在城外古栢陰森之處是也次聯咏祠堂之景自春色空好音幽閑之地少人經過也回觀此景追感當時先主來顧草廬至再至三如是頻煩者屈己求賢以為恢復天下之計也武侯既出遂以討賊興復為己任開基濟業歷事兩君其言曰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此老臣忠君之心也先主之志

刑

若此之大武侯之心若此之忠惜乎謂瀆之師司馬懿怙戰自守故未見大捷而武侯死乃千載之恨所以長使英雄之士思之而泣也前四句咏祠堂之事後四句詠武侯之事

将相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多少才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南山終南山也玉魚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十騎徒遊其間高宗使巫劉明奴王

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歛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奏聞有勑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桩亦隨息金椀當用作玉椀恐避玉魚故改作金南史沈烱傳烱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長安歸壯斗城泾渭二水名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水至京

北合渭水涇濁渭清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才官漢書才官蹶張指衆武臣也○此詩前四首皆責諸將而各有所指之事末篇獨美嚴武亦取彼而抑此之義也首篇曰關中陵墓為胡人所發掘責諸將當謹備吐蕃也言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相對終南山而葬謂有千年之固矣誰料祿山之反胡虜尙能入關而發此陵墓乎如昨日玉魚猶覆葬地今朝食時已見陵中金盌出在人間盖一夕為胡人所發其禍慘矣遂責諸將曰我見如方悲用兵之勞不勝吐蕃之逼而戒嚴然汝亦嘗對旗旄於壯斗城中以享安閑之富貴今日始勞何用愁乎然雖不用愁亦不可

庚

玩故復警之曰涇渭之上屯兵備戎其數不少將軍
且莫破其愁顏以私取樂倘才官失守吐蕃入關復
有發塚之慘其責之之辭可謂峻而切矣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援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
翻然遠救朔方兵胡来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軍何以答昇平
三城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三
壘相距各四百里其北皆大磧置烽火千八百所自
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天驕前漢匈奴傳自稱為天
之驕子回紇者匈奴之種也至德元載郭子儀以朔
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

國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哥舒翰失守敗績龍起指
肅宗即位於靈武晉水河壯乃安史所起之地今肅
宗即位而河壯復清也○此詩曰回紇恃功侵擾中
國而責諸將不能任君之憂也言昔者朔方總管張
仁愿築三受降城其本意為突厥默啜強暴乃築此
城隻據其地擬遠絕天驕不使其援漢之旌旗也以
匈奴稱突厥以漢言唐借用事耳豈料今日乃藉回
紇之兵以助朔方節度使乎首曰言回紇之兵來京
師潼關為之隘狹若有無中國之意者然肅宗起於
靈武中國猶有主也然雖有王而無竭力致命之臣
故曰獨使天子自憂社稷不知諸將以何事報荅昇

冬

平之時寵貴之恩乎平時以武將而荷君恩亂世則
聽天子之獨憂乎其可愧也深矣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
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袞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
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洛陽河南府也秦關百二漢紀秦得百二焉註秦地
險固二萬人足當天下諸侯百萬人滄海指山東薊
門言河北相國謂王縉也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
拜盧龍節度使堯封方輿勝覽云武王克商封堯後
於薊袞職詩大雅云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此
詩責諸將擁兵冗食不能屯田以紓國用也言東都

向者為祿山所破宮殿已灰燼長安為祿山所隔秦
關之險更無論矣東方州鎮尚有逆節則禹之貢賦
未能全歸安史餘黨猶據鄴城則堯之封疆何處可
覓此征伐所以未休也然立國用兵皆以足食為本
因責諸將曰補袞宰相之任也今諸將加官皆專内
任則干預袞職多矣然宰相制國用而天下軍旅無
有自給糧餉之理當思所以足食之方惟盧龍節度
使王縉之臨邊也稍為可喜且肯息兵屯種銷兵器
為農且庶幾不忝宰相之名而知本矣諸將可不視
以為法乎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

蕭

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挿侍中貂
猋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扶桑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對長數十丈周千餘
圍兩對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銅柱後漢馬援傳
光武拜援為伏波將軍南征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
界越裳後漢南蠻傳交趾之南越裳國周公相成王
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翡翠異物志翠鳥形似
鷰翡赤而翠青其羽可為飾南海明珠後漢賈宗傳
交趾多珍產明珠翡翠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大
司馬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
出討之帝親餞于郊殊錫也侍中貂後漢輿服志

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
惠文冠天王春秋周稱天王○此詩因嶺南未平諸
將居外責其處在高位而不為忠良之臣也嶺南自
明皇時南詔之叛繼以中原之擾必多有未平之地
代宗時呂太一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故
交趾珠崖之貢不來也越裳比交趾應銅柱而言南
海指珠崖應扶桑而言扶桑雖在日出處然總之不
離海中回望扶桑銅柱尚為妖氛之所蔽而南藩之
貢琛久絕則聖朝之輿圖有缺矣諸將平日受加官
之異賜亦有曾為大司馬者其總兵于外也又皆帶
內任而插侍中之貂徒爾叨冒殊恩而已因復歎曰

灰

普天率土皆天子之地今嶺南未平翊戴聖朝以圖
收復者只在忠良之臣而不在汝等徒矜位服之臣
彼之之辞也不言南望扶桑銅柱而言回首見杜公
之在蜀中常北面京闕故必回首而後見也炎風朔
雪猶云炎海氷天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錦江春色逐人来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
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擧杯
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錦江濯錦江又曰即浣花溪也方輿勝覽云成都錦
江橋之水濯錦則鮮明巫峽見前愁詩註望鄉臺在
成都之北隋蜀王秀所築嚴武鎮蜀辟甫為參謀時

南隣武登此臺以迎中使也三持節兩爲節制鎭蜀一爲刺史綿州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此詩專美嚴武能安西蜀非中朝諸將之比而今又往矣是可歎也公其年冬去成都故云春色逐人來秋在峽故以巫峽清秋續上句因蕭瑟秋聲之哀而追念往時正依嚴公之幕居成都亦曾共迎中使可謂親密遂言武受君恩一持刺史之節兩持藩鎭之節前後三至蜀中而其軍政明肅故得餘閑景有稱觴之樂其親密亦已久矣然今既亡不可見之末乃歎曰西蜀地形之險天下更無有此得其人鎭之則安不得其人鎭之則危須仗出羣之才如武者鎭之而後可入

哀詩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亦此意也

宮殿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
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
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五夜漢魏以來名夜有五趂於申夜止於戌故曰五夜箭漏箭也九重天子之門九重仙桃漢武時有青鳥集於承華殿前以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必降是夕王母至以桃七枚母自啖其二枚以五枚與帝龍蛇動旌旗上雉尾也絲綸禮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池鳳凰池也鳳毛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賈至曾之子曾嘗為中書舍人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譔册旣進藁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玆册命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此詩首言五更之漏聲催曉乃昧爽之初天子視朝時也其時天子南面和氣滿容如食仙醞而有醉色亦見天顔之有喜也少焉天色正明則見旌旗之影燕雀之飛惟日暖故旗影動惟風細故燕雀高已上四句自相接續第五句言退朝之事結上生下第六句言

支

賈至有詩送聯言至父子繼美之盛以見此爲和賈
至而作初聯早朝之事次聯大明宮之景三聯退朝
有詩而兩句就美其詩結聯卽舍人之事而歸美之

宣政殿退朝晩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
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
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天門天子之門也赤羽旗以赤鳥羽爲旗也委佩由
禮主佩垂則臣佩委蓬萊宮卽大明宮也鳷鵲漢有
鳷鵲觀在甘泉宮蓋借比當時之禁掖也青瑣謂省
門也以青畫省門戶邊鏤中首句言殿門之上次句

支

言殿門之下三句言廷中四句言殿上蓬萊宮在前
天子正朝故常有五色雲氣鵷鷺觀在內禁曰日出
春晴故久已雪消通前六句皆賦宣政殿朝會之時
所見第七句方言退朝歸省第八句方言晩出歸家
而全題完具矣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
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昭容正二品係九嬪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
後天祐間罷引東省唐制左拾遺隷門下省在宣政

殿東故曰東省時公為左拾遺夔龍舜二臣名鳳池蓋晉人以中書凝邃比天上鳳凰池○公為拾遺在三省臣僚之末入朝紫宸廷中望見天子將出之時戶外二宮人引導御輦升殿故云雙瞻御座言其面內而前行也此時御爐焚香回風轉而飄滿殿上羣臣班列廷中回在花下而見日影之移紫宸內銜晝漏時刻必待外廷高閣之報故稀聞拾遺底僚不得密侍故天顏有喜惟近臣得知及其退朝則省臣中書為尊故自紫宸退出左省必與三省羣僚會送丞相至中書而後分散也前六句言入朝之景與事結句方言退朝之事與前篇同體

侵

省字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掖乃省中左右掖門也垣埤皆墻也高曰垣低曰埤謂垣之竹埤之梧長十尋也衮職詩大雅云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南金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竹埤掖垣之上徧竹為儲胥若城上之脾睨也西北地寒二三月常雪其積陰之處春夏未消自與落花乳燕不相妨也唐宮中種花柳故有次

寒

聯之景二句富麗渾成前四句詠左掖之景後四句自詠也老得一官思欲報效而旅進旅退所以遲回出院者不遂其宿心也公之報效在於切諫而君政缺無一字奏疏平日自比之重今果何如所以愧之蓋有所諷而言故題辟以警同列耳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公直宿之夕賦此述懷言府中深邃故清秋夜氣已寒獨宿不寐見蠟炬之殘角聲夜靜愈悲若人欲自

庚

語而凄切月色當空雖好中夜則無人看玩此時此景得無悵然乎故言兵戈侵尋不已鄉書斷絶欲歸則關塞路遠人烟蕭索不易行也自華州棄官已忍伶俜獨行十年矣而猶未歸所以勉強忝謀幕府如鷦鷯且就一枝之安而已焉能鬱鬱久居此乎第二聯雄壯工緻當時夜深無寐獨宿之情宛然可見

院中晩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淡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
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
浣花溪裡花饒咲肯信吾兼吏隱名

浣花溪公所居吏隱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

之陽○此詩亦直宿府中未出而作也雲薄雨踈故易散而晩晴實堪時落果己熟而又經雨也苔先自生院中階潤長苔不因雨而生也樓臺獨高夕陽倒影躲之若相銜然平時院深不辨天色惟聽鍾鼓聲亮則明日之晴可知今旣見銜暮景則不必鍾鼓之報矣又言院花多若笑人應笑我不得出院而玩晴景然我雖在官不減隱逸之興雖爲吏猶在山林也然豈物情所能察乎故不能不懷歸舍也前六句賦院中晩晴結二句懷西郭茆舍

居室

堂成

榿音溪水名
蜀人以榿為薪
三年可燒

肴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
籠竹和烟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来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榿見夢弼註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壥有
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
謂經莫大於易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
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背郭言浣花溪在成都
城外也蔭白茅者以茅覆屋故曰草堂也路熟者公
久寓寺中而多遊城中也次聯言堂所有竹對亦郭
外溪頭之物色也飛烏語燕皆因此地新有草堂而
来然烏將雛故暫止而已燕定巢故頻来不已也末

尢

以楊子雲自化用其事而反其辞者翻案法也翻案則語不腐而意新凡用古事當以此為法可謂化臭腐而為新奇也木吟風竹滴露爲止燕來則堂之成非惟人得其止而物亦各得遂其性也

卜居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浣花溪一名錦江在成都西郭外屬犀浦縣主人指裵冕公到成都劔南節度使裵冕為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之萬里蜀有萬里橋在浣花溪之

東昔孔明送吳使者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此得名山陰縣名在紹興府晉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回咏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溪即乘興棹舟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也前四句一意敘事故次聯對屬不拘若天成然讀之繹如也城郭之間人事煩雜卜居江上挹其清濯其流既盡塵事又浣塵襟所以可消公之愁也茅三聯言蟲鳥之微亦相得而自適則公適意又可知矣然未肯留連景物而已又將東遊萬里尋訪子猷山陰訪戴之地而慕其所為也然則公豈懷居者乎又按裴冕方為卜居而即想東行

陽

可見裴非知己待公有未至者厥後嚴武鎮蜀而公
西居草堂益可見情義之厚薄矣澄江一句應浣花
溪水西一句第五句第六句應林塘幽一句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淨
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絶恒饑稚子色凄凉
欲塡溝壑惟踈放自咲狂夫老更狂

萬里橋見前卜居詩註百花潭寰宇記公之宅接浣
花溪地名百花潭○此詩本因草堂起興而作詩成
用末句狂夫二字為題非正賦狂夫也言草堂近百
花潭可以濯我之纓與足是即滄浪之水也前四句

灰

賦草堂見其居則可矣然又必有所養也古朋友有通財之義今祿厚者久無書問則不念我之貧矣雖子有待於撫育今常之食而有飢色則不能盡父之道矣交不能結幼不能慈至於一身亦將塡乎溝壑蓋由疎宕放曠之所致也疎宕放曠宜乎人以狂夫自我然我豈爲貧困而改其素態乎故咲其老而更狂也然則狂而直公可謂古之狂也歟又按公之飢困若此則褒晃待公之薄又可見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回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

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潭即百花潭劒閣壁立萬仞窮地之險極天之峻棧
道也在綿谷縣琴臺司馬相如與文君貰酒處玉壘
記云在浣花溪北東郡今滑州也城闕至德二年成
都陞為南京公自註得稱城闕也○此詩亦以草堂
起興而傷時也江岸迂回故不正柴門瞰岸而開故
亦不正也漁網客舡江上所有因柴門向江而見也
然公豈安此柴門之居而玩漁賈之事乎故言自長
安入蜀其途之遠常関我心而劒閣之險為可悲也
我身如片雲之浮亦何意近此琴臺言無慕相如之
事但路遠不得歸耳況今王師未息城闕之上畫角

聲哀則壯方猶未可歸也

江村

淸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画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鈎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江指浣花溪也○此詩亦賦草堂之景也前六句皆以江村對言而不失事事幽之意第三句第五句屬村之事第四句第六句屬江之事頷聯事物之幽頸聯人事之幽燕之自去来見物之並育也鷗之相親近見公之忘機也妻子競為嬉戲之具而各適其意見公之俯是以畜妻子老安少懷也尾聯自言得藥

真

療病之外更無他求見公之不欲無營有以稱此江村之幽意也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郄岑非我鄰咲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赤甲山名其山高大不生草木土皆赤色人望之如裩胛故謂之赤甲赤甲白鹽瞿塘峽口二山方輿勝覽云在夔州巫山縣東炙背獻芹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叟常衣縕黂拂南云二功枲實也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

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屋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若此類也鄭審薛據鄴昂岑參公之故舊也評事必崔評事季郎中欠考◎公在夔峽之間新定所居卽不忌芹曝之獻可謂愛君之功也愛君之誠方見而懷友之情继之近者可寄書遠者不得親惟郎中評事二人者得以接飲故雖抱病亦從其滿泛勉爲酌之所以道吾真情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而公於遷居之樂不獨樂焉其於天倫亦厚矣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藉疎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曉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為姻婭過逢地許坐層軒數散愁

客謂吳郎司法公時移居東屯以瀼西草堂借吳司法居之瀼水名蘷有澗水橫通山谷間市人謂之瀼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也姻壻之父為姻婭兩壻相謂為婭○此詩首尾言借居之事謂吳郎自忠州而來我迎至瀼西草堂居之因言我初買此舊宅以其寬郎可藉以疎豁我之胸襟今則借吳郎自州中遷來停居而宴遊也頸聯賦草堂之秋景末言已來相訪却視為吳郎之家而作親眷相見之也但

真

許我坐於軒外頃来散愁而已室堂之奥則未許直
入也然亦相調之辞耳

呈吴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児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
秖縁恐懼轉須親即妨遠客雖多事使插疎籬却任真
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涙盈巾

此詩曰公堂前有棗隣婦得以取為食及吴郎来居
則此婦不敢至而吴又編籬以斷往来故公賦此以
囑吴郎也謂我堂前之棗向来一任西隣寡婦撲取
者以其無子奉養酒棗以給食也苟非困窮所迫此
婦人寧有此事只縁本婦深懷畏怯則轉須親暱使

得安心而取棗也今此婦曰吳郎遠客而恐其見阻不系樸棗雖為多事不必如此而吳郎使編籬以別嫌疑則其意甚真亦非托辭也此句雖循吳郎之意而言然其真不必如此也故尾聯云此婦前日已嘗告訴不免猶有官府徵求貧已極矣我曰其意正是天下兵戈若此婦之窮困者甚衆為之墮淚雖欲兼濟而不可得況此一婦可不任其取棗乎勉吳郎再容其來也此篇見公之惻隱仁恵鰥寡使在位者而推行之即治岐之政也

題人屋壁

栢學士茅屋

魚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户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碧山學士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劾之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揖而去三冬足東方朔傳臣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五車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㊀學士棄官退居茅屋其年方少而進學不已可謂貴而能賤不以人爵弃天爵者也雲當户而團聚其狀如傾車盖水浮階而溜成新決之渠傾盖是比雲決渠是實事此聯茅屋之景亦可見學士之能處幽寂也結句曰學士而勉衆人力學言已貴者

真

猶開萬卷況欲求富貴可不讀五車乎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
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
何謂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白鴉谷青泥坊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鴉谷有翠微寺谷口出栗又縣南有青泥水魏置青泥軍王給事王維也晩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維嘗作輞川圖傳於世○崔氏不詳何人東山必其別業也自發鐘磬非指寺觀塔廟之鐘磬蓋草堂必貯古彝器及古樂器之類故有編鐘石磬在堂中而崔君時

尢

自擊之以聽其古音也前六句賦崔氏草堂結乃及王給事西莊者言給事仕於朝而閉門不入賓客故不如東山草堂之可愛抑彼所以揚此也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鴈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彩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荊州江陵府也峽內巫峽之內鶺鴒水鳥行則首尾動搖詩棠棣篇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沙頭地名在江陵方輿云秦二世時沛公自武關入秦遣兵拒嶢關

峣關在峡内上洛北藍田南武關西禹鑿郭璞江賦
巴東之峡夏禹所鑿綟綬也又金章紫綬鶂江東人
畫鶂於舡頭以驚水族鶂水鳥名黄牛荆州記宜都
西陵峡中有黄牛山見送韓十四江東省觀○遠行
音問多虚况兵戈之際尤易妄傳今觀迎妻子既至
江陵則所傳真矣始解前日虚傳之憂也鴻鴈之飛
有先後之序失一鴈則缺其行是則有兄弟之倫者
矣鶺鴒之飛則鳴行則揺有急難相應故以二鳥爲
兄弟之比影来峡内言兄弟相隨也飛到沙頭言觀
達江陵也峣關之路險而且遠今觀自藍田道經其
地而至此則亦不覺其遠矣峡江夏秋多險冬寒水

侵

落則其流正穩可以乘舟出峽下江陵矣末乃言盛
服乘舟即往相見新年不必乃弟報遣平安於峽中
也大曆三年正月公果出峽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来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
故國移居見客心歡極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
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蘂疎枝半不禁
晉王戎好任如意舞起聯追念乃弟來自藍田之時
雪寒勞苦往来他鄉與我相就使一家有聚會之喜
故云生春色藍田杜曲同在三輔之內是為故國今
弟去彼而移家就此兄弟之情厚矣故云見客心後
四句極言歡愛之狀起舞長吟猶以為未足復索梅

麻

花共笑而梅乃初發尚不禁吟是其春色反不如我
生春色矣白頭吟不必本出處公特借用言老 吟
之也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屬誰家短墻若在從殘草
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逕為園須似邵平瓜
比年病酒開消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庾信字子山居宋玉故宅博覽群書為文綺麗羅含
字君章晉人夢吞鳥藻思日新為桓溫别駕以廨舍
喧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
食晏如也及還家階庭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蔣
詡字元卿舍中竹下開三徑惟裘仲羊仲從之遊為

兗州刺史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田里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此詩公曰觀至江陵欲謀同居故寄聲問江陵有二先賢之宅今已年深知屬何人但得短墻猶在雖殘草亦任其荒蕪喬木猶存雖無花又可求假又言二子之居若不可得而別謀其所則築居宜有開徑之地藝蔬當有種瓜之區果得如蔣詡邵平則同居甚樂我近年因病止酒才開消滴然兄弟勸酬雖多飲妨病亦無所恨也盖深以得遂同居為狀耳

青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戶庭子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柳之中乃南方之星也北山移文齊周顒字彥倫汝南人隱鍾山後出為海塩令欲再過此山孔稚圭德璋假山神作文以却之號北山移文徵君漢魏以来起隱士名之曰徵君駟馬一車四馬也漢四皓謌曰高車駟馬其憂甚多○此覃山人已亡公過其隱居感而賦之也言南極自有老人星而山人獨不得其壽北山移文為周顒隱操不

澗道一作澗鳥
到林丘言張
氏所居幽遠
也
尤

終而作今山人始終居隱則誰勒銘矣次聯即隱居而言謂其已死獨存松菊林壑黯然惟餘庭户因歎我非不肯隱也見此亂離思欲匡君濟時不得已而出山人獨能知出處之分以為此時必須經此山而隱也末復歎舉世之人不知高位重祿有傾覆之憂在其中莫能知山人能知出處者故悵然望秋天之間但見空山辟立無一人繼蹤而來也按公嘗自比稷契故不得已而出也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氷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

不貪故識寶氣遠害者無害物心也故得麋鹿相親
迷出處言不以出處介意也
乘興而來不知出山之處如桃源漁父也
虛舟喻虛己以遊世也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丁丁詩小雅伐木丁丁金銀氣史天官書敗軍敗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孟子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舡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公言獨行春山以來尋訪張君聞伐木之聲而山意更幽見隱居深僻亦兼伐木篇求友之事也春山而澗道猶寒者氷雪未消之時故公則踐歷氷雪而行也石門深宵斜照方能及之公到林丘正日斜之時也回羡張公惟能不貪故夜間常識寶氣惟能遠害全身故見向昔貴盛之家朝來麋鹿遊其地矣或云遠害而

眞

與麋鹿遊其意亦通末言我乘興而來乍見此隱居其心已杳然若失而出處兩忘矣及對張君同坐知其不貪達害之情不爲名利所絆若虛舟初無繫而往來自由公盖心醉而神服之也前四句紀來訪隱居之事後四句羡張公而致歎服焉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
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
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錦里成都號錦城錦里錦水其名不一○前四句咏先生之羡後四句賦相過南鄰之事也野服食貧而

真

好客不倦愛物之誠眞隱士之賢者也野航非小以秋水淺故少載耳不然其日公與渡舡而訪南隣者兩三人也結句言別時之景亦見先生與公周旋談咲而不能別也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鑪峯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廬山廬山記昔匡谷先生兄弟七人隱於山因號匡廬在潯陽即江州宋史休上人僧惠休也族姓湯能

詩又曰湯休廬山有香鑪峯釋氏要覧三國時高僧鄧隱峯遊五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傳燈録舒州潤山家奇絶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俱有神通俾各以物誌其地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此詩公將發岳陽東遊作以別公安之僧也言我欲遠遊廬山近僧房以隱居乃於此地逢一能文之僧如湯休者大昜沙門也大昜頻來訪我於舟中且留下所作之詩我所以見其麗藻也既藏其

先

詩又嘗開篋而觀以擬其心神謂詳求其造語之微意也頸聯即别時之景也尾聯言我先往廬山香鑪峯上作寺以伺大易飛錫而來也錫杖凌空而飛止於鑪峯可以遠去兵戈之地故曰出風塵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按公開元中嘗遊吳越故與江寧之僧有舊至於乾元間則已别三十年矣寄書而揮淚者久别之感且懷其舊情也因問旻公尚能如向嘗之好事與否又

尨

言我今有詩誰爲傳誦無如是公之好事故也第三聯追憶向時同遊之處末言有人来說是公常話我爲官不知老倦終日醉眠無所發明矣或是羆拾遺之初故云尒也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晩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隋常琮侍煬帝遊寳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〇香積寺

冠山俯江而山腰之閣又正臨流也按此詩江深不流風浪恬静不應添愁中四句亦山林禪刹之景也又不應添愁盖公之客梓州自有感時懷鄉之愁觸景而生况坐此空寂之閣所以過添其愁也佛宮猶在山頂故自官閣而上至暮方達結句言見此閣僅在山腰而非正寺謂之官閣迺官負之地耳次聯山腰之景第五句閣下之景第六句江中之物此皆寺下山腰之所見耳若寺上則在於藤蘿之外而山之頂也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裵十迪

莫倚高樓對雪峯僧来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

冬

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閒寂故人相見未從容
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
遠峯殘雪公倚樓相對之時天又將暮鳴鐘之僧不暇與公交談亦不足與語者但見遠城殘照近市濃烟無迹暮景故公言其多病之餘獨居而愁每在閒寂之時難遣如褱十之故舊相見又未嘗從容不得同遊以破其閒寂也末句遂謂之曰知翁苦吟而瘦然於交契之際疏慵之甚在其不肯頻来相與周旋也此時公又寓居西安寺而褱之所居不遠故詩之為言如此前四句是暮登之景後四句寄褱十之言也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
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
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玉臺漢禮樂志遊閶闔觀玉臺註云上帝之所居馮夷河伯水神嬴女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鳴公為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一旦鳳至皆隨鳳飛去秦姓嬴氏烏鵲橋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起聯以天上玉臺上帝所居咏此玉臺觀故曰遥又曰高居次聯以水仙女仙

陽

之事比觀中道士所奏之音樂也第三聯賦觀前之景而爲鵲橋亦是用事借龜鼉窟之實景然二句皆爲恍惚奇怪之狀所以猶爲仙境也末聯則正言居此地者若更不老而能飛行則我雖以暮齒更須留此終老不去矣然未必有紅顏而生羽翰者也漁樵公自稱亦同對上句而用此名耳

四時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回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裡虛無只少對瀟湘

東

漢武帝時月支國嘗進百和香○一作晴一作雨暖氣薰人鸎燕来往覔闌窩目此春暮之景也公至峽中見之巻簾而坐如在画圖之內已可喜已從峽中山川廹窄尚不及瀟湘洞庭之上空曠而寛平也故末句及之鸎渡水而飛遇雨之濕故却回燕銜泥營壘政欲其濶故不相妨也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暎空楚天不斷四時雨
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
暮春鴛鷺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峽中巫峽之中也瀟湘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

九江之間即洞庭湖也而洞庭湖又與青草湖相連並在岳州巴陵縣西𡉏見後兩思詩註○此詩將以結句暮春二字為題耳言峽中逼迫不得舒暢又況卧病愈覺悶故云下有擁塞惟想瀟湘之大可以縱遊而卧病不去故云虛膝空也次聯言久雨長風亦使人欝悶不舒如草閣野池之景聊可遣悶而風雨又阻之其擁塞為何如也結聯言鳶鷺方立洲渚之上而復挾子相聚者亦因風雨時至故也叢聚也言飛来作一叢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

真

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此篇因傷春暮而感人事者也首言花落一片已減
春色况今萬片同落豈不令人愁乎萬片同落則花
將盡矣故次聯言且看此花逭痛飲以領餘春不可
嫌其多酒也第三聯又即所見而感人事之變亦因
春暮而觸此情也即曰曲江舊時風景佳麗禄山亂
後無復向時之勝是以堂巢翡翠塚卧麒麟盛衰不
常如此推詳此理則人生不可不行樂也今按此說
得之蓋堂無人故水鳥來巢塚無主故石獸毀敗也
苐五句不可曰庾信詩云翡翠本微物知愛巢高堂

徵

太白詩云玉樓巢翡翠遂解作當富麗之景則與上
下句意皆不貫通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
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産業常醉欠人酒緡人皆
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
貨此縕袍償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篇承上章而
作言我每日典衣沽酒醉而後歸者以由江之花飛
欲盡故不厭酒之過多也次聯言不特典衣沽酒於
江頭而已常時經行之處皆賒酒而飲亦為人生須

徵

及時行樂自古壽至七十者少何況百年乎第三聯
即江頭之景末言如此風光與人生共流轉而不息
今春已暮相賞亦暫時而已故傳語欲其莫相違也
蓋留春之辭耳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
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
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苑即芙蓉苑之外江曲江在苑之址拂衣王獻之字
子敬為人高邁不羈年幼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
門生曰此郎於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拂衣而

去〇此篇及後篇疑論房綰遭譴黜從官之際而作也以頸聯尾聯觀之皆失意之辭非如前詩欲行樂賞春之比矣坐久不歸無意緒也但見江頭宮殿深杳其氣寞迷而花落鳥飛物態自若愈添人之無緒耳當此之時惟縱飲自寬甘為人所棄絕而不逐朝參實與世態背馳也末復自責其前日牽於簿官絕跡滄洲所以至於今日徒懷老大之傷悲悔不早辭官而去也滄洲只是滄浪之洲言官於朝則與江湖疏遠矣註家以為神仙之境謬矣吏情愚謂官於朝而常懷吏隱之情則久與滄洲疏遠矣〇

〇曲江對雨

陽

城上春雲覆苑墻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着雨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别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苑墻芙蓉苑墻也江亭曲江之亭新軍至德二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芙蓉苑在京城南内築夾城入苑中有殿而曲江又連芙蓉苑駕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别殿公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金錢會貞元間中書門下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金錢上言錢也錦瑟傷盖曲江宴時賜太常教坊樂也錦瑟猶瑶瑟之類也○此篇末言何時詔此

蒸

金錢會疑公已罷拾遺不得與曲江合宴之賜故曰何時題云對雨而通篇實有留連曲江之景羨慕侍臣之榮其殆不忍去其君者乎前四句描寫曲江雨中之景第三聯言時值雨而衛輦方留禁衛宮中不復游幸曲江芙蓉苑之別殿謾尒焚香待望也未復自歎不得同受詔賜會此江亭曰何時曰暫醉羨慕之情亦至矣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峯硉兀火雲升思霑道暍黃梅雨敢望宫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夜雪興難乘

侵

居州僻本不勝抑鬱而煩懣矣又値其秋毒熱所以不勝其苦而賦是詩也足蠍多蠅亦以秋熱過時故此蟲不蟄而苦人註家以為賀蘭進明譖琯於帝並及公故公被逐此聯盖指當時譖愬之人要之不必如此拘也第三聯只是不禁冠帶坐曹文案冗故欲往叫東隣欲棄去而納涼也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巫山巫峽並在夔州白帝城有白帝樓又有最高樓

在夔州公孫述所築據蜀自稱白帝○此詩因見峽中之秋景而起興略及長安之秋景而未極言之也露凋楓葉至於滿林則秋深矣故巫山巫峽之氣蕭殺而蕭森峽江之間波浪蹴天楚塞之上風雲匝地此皆蕭森之氣公因感此而自歎留夔州已經兩秋故云叢菊之開皆我賞感而揮淚矣然下峽孤舟則猶滯此一繫我故園之心也他日言向日一繫言始終心在故園而身滯舟中繫身即所以繫心也末言人家感此秋氣蕭森亦備寒衣故白帝城中擣衣之聲天寒歲暮愈關情矣安得不移情形於詠歎哉江間即巫峽塞上即巫山菊花山中之物孤舟江中之

麻

物中四句交股應巫山巫峽四字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
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
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三聲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聲悲猿鳴三聲淚沾
衣乘槎按張騫及西域傳騫使西域窮河源無乘槎
之說惟張華博物志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
見槎來不失期齎粮乘之十餘日忽至一處有城郭
屋舍中有婦人織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
由至此其人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訪問嚴君平
還以問君平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女即此人

到天河時也未嘗指言張騫子美亦承襲用之耳畫省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香爐漢官儀尚書郎入直給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嘗為尚書員外郎故自歎耳堞即今女墻也粉堞以粉飾之○此詩因見夔府晩景而望長安極言其思歸之切也夔城孤立當日斜之時公登臨其上言我每依北斗而望則知長安在其下欲歸而未得也嘗聞峽中猿啼三聲客淚自墮今我在此則實聞之而下淚矣嘗聞張騫八月乘槎奉使令秋我不得歸則八月乘槎之事成虗矣我雖檢校工部員外郎而與尚書省入直之香爐相違遠者以病之故但聞此城樓之上雉堞之間笳

微

聲隱隱為可悲也不特此耳適聞方見日斜即今請看石上之月已映荻花而明光陰代禪如此其速豈不猶可悲哉聽猿一句應夔府奉使一句應京華畫省一句又因隨槎而言山樓一句又曰聽猿而言皆以夔城長安交互對言之也結又應起句為始終之辭也北斗一本作南斗必謂公在南望北也不知南斗乃江湖之外不直夔城况長安上直北斗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淸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漢匡衡字稚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

衡上䟽上悦其言遷光禄大夫太子少傅甫論房琯
忤旨貶華州掾此甫愧不如匡衡也漢劉向傳向字
子政本名更生擢諫議大夫會初立穀梁講論五經
於石渠甫言不得如劉向講經於朝也○此詩公曰
坐江樓見秋景而傷命薄不如長安之少年也山郭
朝暉之静秋氣清也江樓翠微之中每日來坐亦以
秋曉之氣清也即此樓每日之所見漁舟已越再宿
猶泛泛於江上燕子社前當去尚飛飛於山郭皆以
清秋而自適也賤而漁人微而燕子其自適且如此
宜公之有感而自歎也謂我亦能如匡衡之抗䟽然
論房琯而帝怒則功名分薄不及衡也亦欲如劉向

支

之傳經然不往京受詔則心事背違而不及向矣非惟不及衡向但與我同學之少年亦多貴顯而乘肥衣輕馳騁於五陵之間我何為久淹於此獨江頭之寂寞也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直北言夔之北方乃隴右關輔之地擾攘也征西言當時西有吐蕃之亂未息酈道元水經云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為夜也甫有詩云魚龍回夜水○此詩專為長安之變因秋有

刪

感而懷思也長安自祿山之故至於代宗之世朱泚亂之吐蕃陷之乘輿播越而公久客巴蜀故云聞道甚似奕棋迭相勝負而百年之內有不勝悲者如王侯則委弃犇竄而第宅皆為他人所見有文武之臣又皆軍功濫進非復向時勳閥衣冠長安直北關山之警方急西征吐蕃其捷報又遲凡此類者皆可悲也豈非似奕棋之故乎況在秋江之上魚龍潛蟄之際豈不重思故國平時之事乎思故國之平居則今日之不勝悲者愈不勝矣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蓬萊唐宮名南山終南山也即隋大明宮唐高宗龍朔三年改蓬萊宮金莖漢武帝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謫金莖露莖柱也瑤池列子穆王篇周穆王命駕遠游升崑崙之丘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王母又漢武帝時王母降于承華殿見早朝大明宮詩註紫氣關尹喜內傳關令尹周大夫也名喜善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来有紫氣浮關喜曰應有聖人過果遇老子著道德經雉尾殿高宗曰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此即緝雉羽為扇翣以障塵也青瑣見前晩出左

捴註○此詩用長安故事以起興末乃自歎而懷古也唐自明皇尊玄元聖祖朝獻太淸頗以神仙爲事然高宗龍朔三年改大明宮爲蓬萊宮已有慕仙之意故此篇借周漢神仙事起興言唐天子坐蓬萊宮正對終南山而承露銅盤竦立空中西則望王母自瑤池而降東則望老子入函關而來當此之時雲氣隨雉尾扇而開但見日光旋繞龍顔羣臣咸覩儼若神人之見也末乃自歎我獨卧病峽江忽驚秋至亦幾度立於青瑣門外以側朝班者而今不復覩矣可勝情哉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蕚夾城通御氣

尢

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

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瞿塘在峽口夔州曲江在長安方輿勝覽云瞿塘峽在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峽乃三峽之門玄宗開元間廣花蕚樓築夾城入芙蓉苑入邊愁言吐蕃陷京師也珠簾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簾繡柱柱帷繡作黃鵠文○此詩思曲江而作也言瞿塘曲江相距萬里而風烟相接同一蕭索矣曰言昔明皇友愛五王嘗自南内穿夾城至花蕚相輝樓同寀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遊辇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蕚樓中之簾柱皆盤黃

東

鵠宛轉之形珠則織綉則畫也苑外江中御舟常驚
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檣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
今則焚蕩殘毀令人回首良可怜惜也然神京帝里
只在秦中終非天下所能及也我安得而不思歸耶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
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明漢武帝元狩二年發吏卒穿昆明池帝欲征越
嶲昆明夷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國而
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
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織女漢宮門記昆明池左

右有二石人相望以象牽牛織女石鯨西京雜記昆明刻石爲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雨有驗菰又曰蔣又曰茭白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手臺中有黑者爲烏鬱一云茭欝苗硬者曰菰蔣秋結實乃彫菰米也關塞言白帝城爲道言峡中高山也○此詩因昆明池之景而歎其今不得見也言此池乃漢時開鑿之功至今武帝旌旗猶若在人眼中池邊象形之織女不能機杼故云虛夜月池中刻石之鯨魚相傳有靈故云動秋風也菰沉蓮墜三句即秋景而言乃謂劒關秦塞造天之高唯一鳥道所以不易還以見此池之景惟順流下峽

支

則江湖滿地任我漁翁之漂泊亦豈不令人感嘆乎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
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昆吾御宿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紫閣峯乃終南之別峯與渼陂皆在長安仙侶李膺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綵筆江淹夢人授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此詩專為渼陂之景而作按通鑑郭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出藍田以向長安公渼陂詩云水面月出藍田關又下歸無極終南黑可以見昆吾御宿

乃渼陂相近之地紫閣又南山之峯名臨乎陂上者也盖公自長安而遠遊渼陂必道經昆吾山御宿川而行及至則見峯陰入陂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是也頷聯言陂上物色之麗如此頸聯言陂上遊人之盛如此春相問遊者衆也晩更移忘歸時也按公與岑參兄弟遊渼陂有二詩又與源少府宴渼陂有詩又有城西陂泛舟之詩其時公未授官所作之詩皆以文彩干動時貴求見知也故此詩因思渼陂之遊結聯及云我彼時美筆以干氣象實擬飛騰也而今白首矣乃在峽中吟望渼陂何其低乘不能奮飛若此乎自聞道長安以後五首皆以前六句始終長安

灰

之事而未乃歎其在異鄉而不得歸也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此詩第六句方言登臺而題曰登高蓋前四句皆臺上所見之景也風急天高秋氣之肅故猿嘯而哀渚清沙白秋江可愛故鳥去復回落木一句應風急天高長江一句應渚清沙白惟登高望遠故見落木之無邊長江之不盡也久客於萬里之外而獨登高臺以多病之人而對景悲秋其爲艱難潦倒甚矣安得

灰

不添白髮而廢杯酒手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
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
不辭萬里長爲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成都有大城西有少城戰國時張儀所築陶元亮在
晋名淵明在宋名潛號靖節先生侃曾孫也祖茂武
昌太守父姿城太守史逸其傳宅邊有五柳著五柳
先生傳以自況多種菊每攜酒吟咏其間嘗於九日
無酒出宅邊摘菊盈把有頃江州太守遣白衣人送
酒至便醉飲而歸典略云劉松袁紹在河朔三伏之

際盡日酣飲以避一時之暑𨺚為河朔飲雪嶺即雪
山又曰西山在成都西劒門地志劒州劒門縣在梁
山一名劒山自蜀去漢中道皆由此以門名○此詩
公自成都再至梓州而作故云東行且未回茅齋指
浣花西溪之草堂也別茅齋而東行秋已盡矣暑已
退矣故老却東籬之菊空遇江上之酒杯也此時雪
嶺無人可到但可望西日之落劒門有兵防禦尚未
通吐人之來蓋吐蕃入寇故西吐不通而公且東行
未擬回也末聯因言久客遠方亦所不辭但客中殊
無好況何時得以開其懷抱耶其情亦悲矣

十二月一日三首

先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
百丈誰家上瀨舡未将梅蕋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
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幾時朝日邊
臘唐運以土德行衰於丑故用丑月為臘後漢音義
曰臘者歲終祭神之名臘者接也新舊交接故大祭
以報功者也雲安縣在夔州即漢朐䏰縣也書鴈漢
蘇武使匈奴十九年不得歸宣言武已死後昭帝議
和或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
武在某澤中匈奴以為神遂放還鴈本無傳書之事
沿龍以為故事耳百丈巴人接竹為縴以牽逆流之
舡號百丈明光殿名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誥

陽

肺病甫有消渴疾建丑之月二陽已生楚之地冬暖氷凍消釋故言春意動江可怜也大抵春意動故江可怜而聞鴈見舡乃江可怜之實景愁人之眼梅蕋未經遠塞之天椒盤更媚又春意動之事也末聯以司馬相如自比蓋公嘗獻三笲於玄宗如長卿之遇漢武今有肺氣之疾卧病峽中亦如長卿之卧病茂陵也若得朝日邉而起草明光為人所羨慕則雲安縣前之景又何足戀哉惜乎肺病不知何時得遂此願也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黄負塩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

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鹽井新亭晉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每至暇日邀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相對作楚囚泣耶茂陵漢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免官家茂陵○此篇承前篇而作即雲安縣前之景也烟氣煖則其色碧映日則其色黃寒輕日出運鹽裝舟臘月一日之春意動亦可見矣公留峽中不得還長安若周顗輩以中州士人而留江左公之卧病峽中若相如卧病茂陵故頭

徵

聯以新亭茂陵二事自喻尾聯遂言臘盡則春至不愁花不盛開惟想移棹而去為快也蓋公厭在雲安舟中明春果移居夔州郭矣按相將乃撥棹之狀兩人扶持而送故曰相將或是巴蜀方言公詩又浮槎並坐得仙老暫相將亦言浮槎移動之意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此篇承前篇春花之句而預言春景也意謂今雖是臘月一日轉眼則春半矣即看者說若假如之義謂即如見燕子入門飛則黃鸝亦出不復深歷翠微矣

燕鶯花柳舉集目前春光爛熳之時也準擬此時閑懷抱亦已久矣只愁年老親戚知舊凋謝離索見面者少則無與同玩此時景耳若無親知同玩彼時獨酌實難強飲又無歡老思鄉則我之懷抱雖及春來亦未能開此所以不愁春至之難惟慮還鄉之不易也

35